

JIATING MIANMIANGUAN

家庭面面观

邓伟志 著



YE
DU
CONG
SHU

夜读丛书

人人生活在家庭之中，你
了解家庭历史、家庭结构、家
庭道德、家庭之未来，
本书有助你建设幸福之



家庭面面观

邓伟志 著

学林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政文

封面设计：沈蓉男

家庭面面观

邓伟志 著

学林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90,000
1985年10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3次印刷 印数 30,801—68,150

书号 7259·024 定价 0.71元

“夜读丛书”出版前言

夜幕降临，当你结束了一天紧张的工作和学习之后，准备怎样打发这难得的闲暇呢？看看电视，听听音乐，自是一种消遣；而读一些有趣又有益的书籍，则更会感到其乐融融。

学林无垠，书囊无底；兴趣不同，要求各异。我们不能包揽一切，但是希望能给尽可能多的读者提供合口味的读物，让读者们伴着书本，度过难忘的夜晚，在轻松愉快之中获得知识，获得教益，获得乐趣。

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夜读丛书”。

“夜读丛书”是综合性的，古今中外，文史哲经，天文地理，无所不包，以满足各类读者的需要；它的表达形式是多样化的，力求短小精悍，简练明快，不拘一格，让人易读和爱读；它的出版是系列化的，每辑十种，一次推出，各种之间没有一定联系，但也注意了品种的搭配，力求“营养”丰富，不致使读者“偏食”。

现在，“夜读丛书”的第一辑已经问世。它究竟将以一种什么形象驻足人间，有待于广大读者描绘。

编 者

一九八五年七月

“夜读丛书”第二辑书目

《金瓶梅》漫话
体育世界轶闻
世界著名悲剧故事
神与人
无名者格言集锦
花木谈丛
记忆惊人的途径
六十年京剧见闻
人和珍稀动物
名菜小史

目 录

研究家庭学的理论指南

- 读毛泽东同志关于家庭问题的一封信 1

在家庭史研究中要坚持唯物史观

- 读《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12

谈无产阶级的婚姻基础 23

谈家庭教育 34

谈家务劳动 65

谈婚俗 83

谈妒 101

从《夷坚志》看宋代的贞淫观 110

对国外家庭研究的研究 130

新技术革命与家庭

- 评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 142

后 记 156

研究家庭学的理论指南

——读毛泽东同志关于家庭 问题的一封信

一九四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同志就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家庭问题给博古同志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所阐明的观点，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家庭理论。它对于今天蓬勃开展的家庭学乃至整个社会学的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这里简单谈几点自己学习这封信的体会。

写信的时代背景

在毛泽东同志给博古写信以前，陕甘宁边区的老区实行了土地改革，陕甘宁边区的新区以及其他各个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减租减息。许多地方组织了合作社、互助组或变工队。各根据地还按照毛泽东同志关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公私兼顾”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的指示，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在毛泽东同志上述精神指引下，一九四四年春，八路军参谋长滕代远同志和副参谋长杨立三同志提出了著

名的“滕杨方案”。这个方案贯彻了生产有分红、劳动有报酬、公私两利的精神，纠正了过去把共产主义远景当作现实，认为个人积蓄劳动所得是“富农思想”的错误观点，从而推动了生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农民在经济上得到改善的同时，根据地政治上实行了参议会和政府的选举，在军事上实行了抗战的兵役动员和勤务动员，建立了民兵组织，在文化上普遍组织了识字班、秧歌队等文化团体。根据地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上的种种变化，都对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带来深刻的影响。政府对劳动者实行了“公私兼顾”，那么人们就会很自然地想起：在家庭里要不要兼顾家庭与家庭成员这两头？农民有权选举县长，那么他们也会很自然地想起：家长是不是也可以由选举产生？全社会开展生产竞赛，那么作为生产单位的家庭内部要不要也来一个竞赛呢？诸如此类的问题猛烈地冲击着旧式家庭制度和陈旧的家庭观念。

农民家庭状况的变化必然要反映到报纸版面上来。一九四四年上半年，延安《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农民改造旧家庭、实行家庭民主的消息、通讯和文件。

三月十四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魏希文、田方采写的《家庭会议》。这篇通讯介绍了家庭关系比较和睦的李树厚一家。李家是个大家庭，十二口人。兄弟、妯娌之间有活抢着干。但是，这也带来一些问题，“不论大小生活，都一起来作（做），互相客气着，

有些小生活上，你也动手我也动手就浪费了。”为了合理地使用劳动力，有效地组织生产，李树厚一家召开了家庭会议。什么农活男子干，什么农活女子干，什么农活老大干，什么农活老二干，由大家民主评议，安排得有条不紊，收到了显著效果。

五月五日延安《解放日报》又发表了《晋察冀边区各种模范妇女大会宣言》。这份《宣言》是用事实来讲华的。它列举和推荐了许多治家有方、治家有功的先进人物的事迹。如创造饲养母畜新办法的小脚女人刘先知、坚持十天开一次家庭会议的管家模范王世兴，等等。

六月二日延安《解放日报》还发表了王国桢采写的《靖边劳动英雄王国保召开家庭生产会议》的消息。王国保的家庭会议规模比较大，不只儿孙媳妇们全都来开会，连他家的帮工、伙计也都来了。他们一起回顾完成生产计划的情况，并细致安排了今后的生产。

这些文章发表以后，在各根据地引起极大反响。家庭改革的事例不断涌现。大约是在七月，编辑部又收到了王茗采写的《庆阳蔡德旺家团结和谐勤劳生产》的文章，讲了他们家带动全庄搞好生产的情况。还收到了吴殿甲采写的通讯《襄垣李来成的新式家庭是怎样建立的》。李家本来不太团结，个别家庭成员的手脚也不太干净。很巧，县里的劳动英雄座谈会就在他们家里召开。他们一家听了劳动英雄的发言，深受教育。于是李来成决心来一个转变。

用这篇通讯的话来说，李家运用“每个人先检讨自己，再批评别人”的办法，解决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促进了团结。接着他们又用民主方法，选举了家长 and 副家长。最后，制定了生产和节约计划。经过了两个月的实践，效果良好。于是李来成又制定了奖励办法，有超产奖，有节约奖，还有助人奖。这样一来，全村人都来学样子了。李家的做法很快受到县里的重视。

延安《解放日报》编辑部认为这两篇文章有份量，决定在发表它们的同时，发一篇社论，提倡一下家庭改革。社论经张闻天同志审阅后，送给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反复推敲，改动了六十余处，在删节的同时，又加了一千一百八十四个字。可是在改完以后，毛泽东同志又觉得他所修改的“与原文各部分颇不调和”，于是他又在他修改过的稿子上批示：“此文不发表”，而要编辑另写一篇社论发表。八月二十五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发扬根据地新式家庭》的社论，宣传家庭民主，鼓动家庭改革。毛泽东同志看了，觉得言犹未尽，于八月三十一日挥笔给当时的解放日报社社长博古同志写了这封信，阐述了家庭改革中的几个主要理论问题。

基本的理论观点

毛泽东同志致博古的信，与其说是信，不如说是论家庭的提纲。信中所论述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

点：

一、怎样认识根据地里的家庭？在各个抗日根据地里都是人民大众当家作主。家庭，大多数是劳动人民的家庭。对这种家庭应当怎么看？当时有人认为，不宜再提倡“走出家庭”，理由是跟五四时代不同了。

毛泽东同志从“民主革命的目的，就在脱离封建压迫，解放人民”的角度进行分析。他认为，在一切存在封建束缚的家庭里，都有走出家庭的必要。农民的家庭在阶级地位上同地主家庭是对立的，是反对封建的，但是农民长期处于封建社会下，封建的家风一直在侵袭着它。因此，在不少农民家庭中也有封建家长制的残余，也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毋庸置疑，也有需要改造的一面。再说，扩军、招工、招生、移民、参加革命工作，等等，也要求农民走出家庭。因此，毛泽东同志在信中明确指出：“农民的家庭是必然要破坏的，进军队进工厂就是一个大破坏，就是纷纷‘走出家庭’。”“所以，根本否定五四口号，根本反对走出家庭，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的。”不仅如此，他还预见到打下北平之后，“也将有许多人走出家庭”。强调改造家庭，走出家庭，破坏旧家庭，是毛泽东同志写这封信的出发点之一，是战斗的唯物主义者对待家庭问题的基点。

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也指出了根据地家庭也有需要巩固的一面。因为，在四十年代，家庭还是一个生产单位，只有家庭团结、巩固了，劳动力才能解

034923

放，大生产运动才搞得起来。因为，根据地的社会是民主社会，只有民主进了家庭，民主才算普及。因此，毛泽东同志又说：“实际上，我们是提倡‘走出家庭’与‘巩固家庭’的两重政策。”“实际上，不断地走出，不断地巩固，这就是我们的需要。”

一要走出，二要巩固，既要否定，又要肯定，否定其封建性，肯定其民主性。这是由农民家庭自身的两重性决定了我们应该对待家庭所持态度的两点论。

二、怎样改造家庭？在中国，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开始，历来有人主张家庭改革。就是根据地一些认为五四口号已经过时的人，也并不否认家庭有需要改革的一面，只不过是把改革看得不那么重要就是了。在主张改革的人们中，分歧较大的是如何改革，也就是通过什么道路进行改革。在家庭婚姻问题上，康有为主张实行为期不超过一年的契约婚，这是闭门造车，纸上谈兵，根本不可能行得通。在当时的延安《解放日报》，不论未发表的社论文稿，还是八月二十五日已发表的社论，也都存在未能把家庭改革的途径讲清楚的毛病。纠正这一毛病，是毛泽东同志致博古同志信的第二个出发点。

毛泽东同志在信的一开头就指出：“关于原文不妥之处，我的意见如下：原文着重改造家庭，关于联系群众运动方面说的很少（即在已发表的那篇社论上亦是如此），而问题的重点，恰是使家庭改造与群众运动联系起来。”他又说：“农村家庭从封建到民主

的改造，不能由孤立的家庭成员从什么书上或报上看了好意见而获得，只能经过群众运动。”毛泽东同志在谈到群众运动同家庭改革的关系时，把群众运动分为两类，一类是不脱离家庭的群众运动，另一类是脱离家庭的群众运动。他认为，不论哪一类，都会给家庭带来变化。抗日根据地的农民的家庭之所以能得到初步的改革，是因为有群众运动；抗日根据地的农民家庭要进一步得到改造，依然要有赖于群众运动。社会是肌体，家庭是细胞，不改造肌体，怎么成呢？全局是局部的统帅嘛！

为了说明两者的关系，毛泽东同志在信中分析了家庭制度与生产方式的联系。他写道：“分散的个体经济——家庭农业与家庭手工业是封建社会的基础，不是民主社会（旧民主、新民主、社会主义，一概在内）的基础，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简单言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为我们指出了家庭改革的社会物质基础。生产力没有飞跃发展，社会制度没有巨大变革，家庭的改造是十分有限的。只有象俄国的民粹派那帮人把群众当群氓，主张不用政治斗争而达到救民的愿望。只有那些改良派，才主张不触动社会制度而建设好家庭。历史已经表明，他们的这些主张完全是一种幻想。

毛泽东同志把家庭改革与社会改革辩证地统一起来，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创造性发展，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家庭理论

的伟大贡献。

三、改造家庭以后会不会取消个性？抗日根据地里的家庭改造是要把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家庭里，是要把一村一县的“组织起来”同一家一户的组织起来相结合。于是，有人认为家庭的改造和把家庭组织起来会压抑人的个性。针对这种看法，毛泽东同志在修改延安《解放日报》社论的文稿时，两次提到个性问题。他在致博古的信上写道：“我在改文中加上了解放个性，这也是民主对封建革命必然包括的。有人说我们忽视或压制个性，这是不对的。被束缚的个性如不得解放，就没有民主主义，也没有社会主义。”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毛泽东同志对个性解放问题是考虑再三的。看来，为了把个性问题讲明白，是毛泽东同志挥笔给博古同志写信的第三个出发点。

但是毛泽东同志并不是片面强调个性的。他是把个性解放与家庭改革统一起来研究的，是把个性解放与组织起来统一研究的，归根结蒂他是把个性解放与阶级解放统一起来研究的。他在修改延安《解放日报》谈家庭的社论文稿时曾经指出：只有共同努力于生产事业与抗战事业，家庭成员每个人的个性才能够发展。他还指出：在根据地，一方面仍是家庭，一方面却以个人为单位组织成为许多新式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团体，个性被极大地发展了。

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同社会间的信息交往越多，人的社会化的程度越高，人的本质的层

次才越高。一个人成天关在闺房里，孤陋寡闻，人的特点都难保住，还谈得上什么个性？

在阶级社会中，人总是隶属于一定阶级的。阶级不解放，哪里谈得上个性的解放？因此，在阶级社会中，个性从属于阶级性，个性只有依附在阶级性中，个性才能充分发展。马克思主义者是个性与阶级性的统一论者。我们认为，阶级解放是个性解放的前提。阶级的解放又要通过个性的解放来体现。

巨大的现实意义

现在距离毛泽东同志写给博古信的时间，已有四十一年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一九五六年就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的同志式的平等互助的人与人的关系也已经初步建立。与此同时，家庭的生产职能、消费职能、教育职能、娱乐职能都在愈来愈多地向社会转移，甚至连生育职能也受到社会的制约。与此同时，家庭的结构也在开始变化，联合家庭在一年年减少，核心家庭在一年年增多。随着生产、生活、教育等各项事业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走出家庭的人数与日俱增，距离也越来越大。从前，“朝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是值得颂扬的。可是今天呢？人们对频繁的远程流动，视若等闲。我们的格言是：“哪里需要哪安家。”请看，有多少上海人在青海湖扎根，有多少亲兄弟分别在天南

地北。这无疑是对大家庭的破坏。托儿所、幼儿园的兴起也大大减少了“儿女绕膝”的机会。家庭观念的淡化是必然的。置家庭利益于国家利益之上的现象，迟早要绝迹。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家庭不管怎么分化，总还会存在。家庭是一个人的后方。有一个巩固的后方，人们就无“后顾之忧”，在前线打仗也有劲。因此我们在看到家庭职能不断转移的同时，也要注意充分发挥和运用家庭现有的职能，努力维持家庭的团结。这也是国家的需要，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走出家庭，巩固家庭，破旧家风，立新家风，仍然是我们认识社会主义家庭的两点论。

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我们今天改革家庭的任务还很重，还有不小的阻力。这表现在中国的家庭还要不要改造的问题上，也表现在应该改造哪些方面的问题上。有些人对封建主义的婚姻家庭观的影响和资产阶级婚姻家庭观的侵袭熟视无睹。有些主张搞封建家庭的人，对批评资产阶级家庭观很起劲，而认为封建家庭观是中国传统。也有些赞成资产阶级婚姻家庭观的人，对批评封建主义家庭观很起劲，而视资产阶级家庭观为先进。中国的情况是复杂的，生产力水平有高有低，风俗习惯各不一样，究竟什么是家庭里应当改造的主要方面，要作具体分析，不能一刀切。在中国广大农村似应把继续反对家庭中的封建成份作为改造家庭的主要方面；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似乎应把封建思想与资产阶级

思想在家庭里一起反。

当然，在改造家庭的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所阐明的家庭改革依赖于生产方式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仍然是今天我们的指南。你真正热心于家庭改革嘛，那你就应该首先热心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然，就会象康有为的《大同书》里的家庭改革方案那样，完全是空中楼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今天中国的生产力决不是四十多年前的生产力所能比拟的。在科学技术发展时，在生产力提高以后，在生产方式变更以后，人们的生活方式，人类的家庭制度必然要起变化。可是现在有些人看不到这一点。他们热心于社会改革，而不热心于家庭改革，甚至把恩格斯多次阐述的无产阶级婚姻观、家庭观，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中分割开来。在经毛泽东同志修改过的延安《解放日报》社论草稿中有一段话，值得深思。原文写道：“反动的封建势力的维护者，则用一切方法反抗这一潮流，在思想上想把旧家庭制度神圣化、永久化，说这是中国的特殊国情，说这是不可改变的制度，这样来为旧社会作辩护，这样来反对民主主义……”社会改革是家庭改革的前提，家庭改革要与社会改革相适应。社会改革也只有与家庭改革同步前进，才能顺利进行。在改革中，运用毛泽东同志家庭改革的思想，发展毛泽东同志家庭改革的思想，就一定会把中国建设成为不论从绝对数讲，还是从相对数讲，都是幸福家庭最多的国家。我们的民风将会成为世界第一流的民风。